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壹、契機

當決定此研究題目時，實是令人難以啓齒的……。

試想西元 1969 年 7 月 20 日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在月球上輕輕地邁出一步前，人們對於外太空雖充滿著無限想像與一窺究竟的夢想，卻也無法確認登月此舉，是人類偉大夢想亦或僅是空想。而平凡渺小的研究者，一如人類登月的斗膽，僅持著對媒體素養教育深究的夢想與勇氣，竟想征服如此巨難的題目，先不論研究者本身對於媒體素養教育與能力指標內涵概念的缺乏，及擬定正式指標需耗費多年的時間與多元人力的支援等研究障礙，單就國內現狀，媒體素養教育尚未有正式的課程地位而言，能力指標的擬定實有妾身未明的目標性質疑，這是研究最重要的初端基礎，卻也是讓研究者停滯失措的主因，一股不知為何而戰的挫敗。

難道實務上的需要不能成為研究目標的可能？回想當初發想此題目，除了私心地想對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更深入探究外，更發現自身在進行媒體素養教育的實驗課程時，往往偏重於文本內容的批判角度，著重於培養學童學會思辨媒體訊息的能力，卻缺少了讓學童自覺閱聽人的相對重要地位與如何透過媒體近用對公共議題發聲的可能，引發研究者試圖尋找媒體素養教育的全貌為何？如何在擁有全貌的視野下，知曉學童在媒體素養教育中每個階段所該學習的具體能力。是這樣的好奇，再加上嘉義某小學試圖將媒體素養教育放置於校本課程地位中，思索進行螺旋式實驗課程的可能，激發研究者想從探究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概念為起點，試擬定適宜我國發展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

當釐清了研究的本意，也試圖開啓了研究價值的不同視野。重新定位本研究擬定能力指標之價值，不著眼於成為國內未來實施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的依據，畢竟，依據教育部於民國九十一年所頒布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提及，欲規劃國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課程，以納入九年一貫重大議題，融入各科

教學與彈性課程時間的方式實施(教育部，2002)，依此勢必影響著媒體素養教育的能力指標將不獨立擬定，而是安排以融入各領域指標中進行。反觀，本研究所欲擬定之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則在考量現狀實施媒體素養教學的困境下，欲從完整脈絡的視野進行媒體素養內涵的探究，進而規劃具體可實踐的能力指標，以提供現場教師在設計媒體素養教育教材的參考依據。對此，較貼近於美國「全國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於1998年規劃K-12教育中「聽、說與媒體素養能力指標(Speaking, Listening, Media Literacy Standards)」的指標架構(參第二章)，透過學術單位從全貌性觀點對媒體素養教育內容、技能的界定，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指標架構，其目的不是用來作為一種課程，構成全國性的課程，而是想提供K-12教育實施媒體素養教育時的一些指導方向，以作為促進和支援一般課程(NCA, 1998)。藉此，本研究不單以探究媒體素養教育內涵為限地，期冀能全貌脈絡地建構出適宜國內發展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以供實務性參考之用。

## 貳、背景

從二十世紀各式傳播工具的發達以來，「媒體」(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路媒體、新科技媒體)對於人類而言，是個非常容易親近的好朋友，它的即時性、生動性、趣味性、多元性、廣佈性、互動性等多種吸引人的特質，使它輕易的取代人類其他的休閒活動，成為現代人不可缺乏的「娛樂」，但是若輕易的以「娛樂工具」角色來看待它，未免太輕忽了它對人類的影響度。從朗朗上口的廣告詞、家庭主婦依賴為重的連續劇、家家每晚必看的新聞、學生依賴不已的網路、至人人皆有手機的流行文化，媒體早已跳脫是個單純的「工具」使用，而以「內容」的形式深層且無意識的入侵每個人的價值取向間，甚而成為潛在教育的可能，其影響力不可低估。高宣揚(2002:5)曾指出「當代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球化的過程中，高度科技化、數位化和網路化的媒體系統，包括新聞、廣告、出版、廣播等，特別是電視，簡直成了當代流行文化橫行於世界各國的主要推動和宰制力量。」

尤其，在現代經濟繁忙的社會中，雙薪家庭的結構下，家庭教育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個親民且豐富有趣的「媒體代母」，學童依賴它填充生活空白，也依賴它擴展生活視野，更依賴它成為人際間交往的交際管道。在2006年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調查發現，台灣三歲以上、十二歲以下小朋友，休閒活動以看電視、看故事書、打電腦居多；平均非假日每天花兩小時看電視，二十分鐘打電腦或電動；到了假日，孩子們坐在電視前的時間延長到三小時。仔細經算，會發現兒童每星期約花 20 小時在看電視、電腦上，這已直逼兒童的在校時間，因此在教育部 2002 年所發表的「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中指出：「媒體已經成為國內青少年和兒童的第二個教育課程」，「媒體在教育上，不但進一步邊緣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也逐步瓦解、威脅與動搖了學校的權威地位」（教育部，2002）。而媒體對於學童的影響不僅止於其佔有學童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學童對於社會現實的初步認知，往往都來自於接收媒體對社會消息的傳佈，因此，它對於身心尚未完全健全學童之重要影響性，千萬別輕易以「工具」兩字來衡量。世界上許多國家很早就注意到媒體已然深入我們生活的這個事實，把媒體稱為「看不見的學校」或「平行學校」（parallel school），這所無形學校的課程，甚至比傳統學校的課程更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吳知賢，2002）。

當體認不該單純簡化看待媒體為生活「娛樂工具」，而應開始重視媒體「內容」的影響力，這才能真正瞭解媒體是如何透過「內容形式」來影響學童的日常生活行為。若深入探究「媒體」，會發現它雖為傳播工具，但商人透過媒體承載的內容上，不斷製播些吸引人接收的訊息，其目的在於吸引更多的人來使用此傳播工具，以維持商業利益的存在。然而，在增加廣告收益高競爭壓力下，媒體經營者往往會製播些高爭議性、高衝突性、高話題性等高收視率節目，其中不乏暴力、八卦、血腥、衝突、情色、假造新聞議題等元素，以吸引人們去收視，成為社會大眾對於媒體表現失序的負面評價。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社會負面評價外，在經過層層篩選、包裝、組合以符合最大獲利的商業運作思維下，在其企圖擬真的世界樣貌中，媒體無形影響著我們看待世界的角度與真實，趨近了人們探討議題觀點的一致性，間接地傳遞與型塑社會價值觀，也營造出品牌的美學消費觀，這些往往都潛藏在各式內容形式中，容易讓人無所意識來辨識，進而認同依賴與影響行為的發生，而此些都在在證明媒體非僅僅是個「中性」「真實」且「無傷害」的「娛樂工具」。尤其是對社會真實認知不足的學童而言，他們往往更無法辨清社會真實與媒體真實間的差異，在吳知賢（1998）的研究中指出「電視新聞在兒童的認知觀念裡，真實性相當高。」，這也說明了學童在對社會真實認知未成熟時，很容易受媒體影響而混淆了對外界事物的觀感。

## 參、緣起

當我們意識到「媒體」對學童的重要性，及知曉它可能會對學童帶來深刻的影響時，我們實在需加以重視此議題，並引導學童懂得辨識媒體的再現社會真實觀、潛藏的商業運思邏輯，及知曉自身與媒體互動的主動意識，此皆是「媒體素養教育」所欲達成的目標。目前國際上許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等，早已把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並日漸成熟發展出在中小學實施融入課程的「媒體教育」、高中階段獨立開設的「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媒體批評」（media criticism）的正式課程；其他衍生性學習活動，也從學校教育推廣到社會終身教育，目的在培養公民的「媒體素養」，這有別於過去培養媒體從業人員的媒體專業教育，教育對象的主體是全體公民，教育目標的主軸在於培養全民具備思辨與產製資訊能力。

反觀國內現狀，雖然我國早先於亞洲其他國家於民國九十二年頒布「教育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認為媒體素養主要培養國民洞察媒體資訊，應具備下列基本能力：1.瞭解媒體訊息內容；2.思辨媒體再現；3.反思閱聽人的意義；4.分析媒體組織；5.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教育部，2002）。此外，還宣示要修訂「高中課程標準總綱」，鼓勵各校於選修課程開設媒體素養教育相關課程；規劃國中與高中（職）各級學校的媒體素養教育課程；鼓勵全國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教育的通識課程；推動大專以上傳播相關科系，開設媒體素養教育課程；鼓勵公共衛生或醫學院系所，開設以媒體與健康素養為主軸的醫學人文課程（教育部，2002），試圖透過正規教育的推展，促其成效。但這幾年來在資源有限，教育部重視度不足的情形下，國內媒體素養教育之發展並不如預期的成效，以致媒體素養教育並無法廣泛地對社會產生影響性。

而真正對國內媒體素養教育推展具成效者，主要以民間專業團體小規模的運作為主，雖成效還不錯但屬零星，大部分以研發自編教材、師資培訓、結合現場教師進行實驗教學為主軸。藉此，分析其實施現況，則可發現在各式的自編教材中，雖內容相當多元以貼近教學現場，但在整體性規劃上仍缺乏一個階段性、系統性、由淺至深的螺旋式課程安排，所以，易導致教師在使用上有重疊或偏頗的問題產生；在師資培訓部分，則普遍由民間專職機構主力推廣，但相當可惜的是，這些教師在培訓後，受限於正式課程進度、制式教材的影響下，鮮少進行相關議

題教學，也缺乏長期追蹤輔導機制；至於，落實在課程上的成效，則礙於目前媒體素養教育在現行九年一貫課程中，並無正式的課程地位，大部分採融入或外加主題式實驗課程進行，實施短暫成效不易評估，且課程安排往往受牽制於老師的興趣與專長，並無法有效進行課程銜接。探究原因，主要還是因為現有課程中，並無媒體素養教育此正式課程地位，一般教師教學意願不高，對媒體素養教育內涵不甚了解，不知如何設計或運用教材以實施課程。因而，有教師反應政府應積極規劃媒體素養教育納入正式課程的進行，並擬定相關能力指標，以提供教科書(教材)編撰者、現場教師有所依據，進而方便運用實踐於課程中(吳翠珍，個人訪問，2006.3.20)。

## 肆、展望

藉此，研究者認為公部門若有心著力於推廣媒體素養教育，則應正視此問題並試圖將媒體素養教育放入現有課程中，透過正式課程的地位鞏固，具成效地從小培養學童具備思辨、評價與產製資訊能力，以形塑正確媒體觀的媒體公民素養。依此理念，認為建構起我國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則是勢在必行之事，也能解決目前教材重疊之困境。為了達成媒體素養教育能力的培養，展現出學習具體成效，但礙於能力本身是抽象的，必須藉助一些事項才能顯現出來，因此必須要有能力指標為經緯，以作為能力教學的依據。據此，陳新轉（2004）認為「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目標，乃是指示某種能力表現應有的內涵與水準的命題，因此應該從「能力」的角度來思考學生的學習成效，將焦點投向「培養能力」、「激發能力表徵」。而透過能力指標轉換的教學不僅可以將能力具像化，讓教學的效果以學生呈現的能力來判定，促使教學者不僅進行知識的教學，也要讓學生習得能力；對於課程實施的連貫性、系統性、階段性等脈絡依循，都有很大幫助，更成為課程教材實施的最大依準，進而透過評量檢核學生是否達成能力指標，從這層面觀之，能力指標成為領域課程和教學品質重要的監控機制，也是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機制。

雖然，國內現狀下並無媒體素養之正式課程地位，但透過能力指標的先行確認，可以試圖解決國內目前在媒體素養教育推廣上困境，讓課程教材在研發前先以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作為規劃依準，進而透過能力指標對目標能力的確認，再因應各年齡層，設計出合適的教材，才不至於浪費過多教材研發的資源，及解

決能力培養重疊偏頗的問題，以真正達其推展媒體素養教育之功效。雖有學者 Zancanella (1994)認為媒體教育是一種取徑而非學科，太過標準導向的教育對媒體教育和結果來說會產生寒蟬效應，標準的發展會導致對現存學科的妥協，而忽略媒體教育本身具備的批判教育精神，只尋求在現存科目中找尋一個位置。

然而，美國學者 Tyner (1998)卻認為任何一種教育都意謂著具有特定意義的任務。標準可以提供教師制訂明定的目標，使學習具結構性和正規化，可確保每位學生平等接受教育，也明確教學任務的產生。因此標準導向 (standard-driven) 的課程就是提供教師一套地圖辨識適當地矯正方式與介入，透過能力指標轉化成實際教學的歷程中，才能依此具體能力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師修正教學方式的可能，這對於一門新學科領域的教學，深具意義，讓學生與教師可以更快進入教學成效中，也使學生能成功地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學習挑戰。尤其，標準的建立可說服老師願意接受改革性的教育內容與內涵，而不會固守在現存或專精的學科知識領域 (Tyner, 1998)。由此可見，透過能力指標的確認讓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內涵得以明確具方向性，是相當重要。

依此前題，研究者認為建構出我國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以作為推廣媒體素養教育與解決現狀教材重疊偏頗之現象，實有其需要性。進而審視國內關於媒體素養之相關學術著作，發現數量並不多，且大多數的文章對於媒體素養或媒體教育的理論著墨並不深，依吳翠珍(2002)分析此可能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文章中的主要論述係由其他領域的觀點切入，如認知心理學、基模理論、社會學習論等，經過實際調查或文本分析後，直接導入「閱聽人需要媒體素養教育」的結論或建議，並未特別定義媒體素養/教育。其二則是以直接訴求評析媒體表現的失序，繼而直接訴求媒體教育，用以匡正媒體或淨化視聽(吳翠珍，2002)。然而，研究者也發現近年來的確有越來越多相關媒體素養教育的學術著作產出，不論是從閱聽人的角度觀之，或是從批判理論探究等，都試圖為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根基，注入些在地的視野，此也成為研究者在進行建構我國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之參考依據。

雖然國內目前大部分的學術研究較缺乏針對媒體素養/教育內涵的深究，傾向從社會影響性的相關理論進行媒體影響力分析、組織推動成效探究、課程設計實施成效等偏重於後端成效的研究。長久下來，將易導致媒體素養教育之內涵，無法全貌顯露，也無法正確導引出媒體素養教育實施之成效評估。藉此，當研究

者試圖建構我國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時，將著重於揭示媒體素養/媒體素養教育的相關理論基礎，探求其與核心內涵之關連性，由於媒體素養/教育長期發展下來，並無明確理論的依歸，往往藉附於大眾傳播理論或社會文化研究等相關論述，因此本研究將從素養觀的引領，如多元素養觀、論域觀等適切地引導「Media Literacy」的寬廣思維，進而透過大眾傳播相關理論詮釋，探求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內涵概念、知識、技能取向；然後，再參考國外已實施之媒體素養教育核心內涵、能力指標，試圖匯整出切合國內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之藍圖。

由於，研究者在深感媒體對學童的重大影響力下，長期積極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的設計、實施與觀念推展，如在校內實踐媒體素養相關廣告、網路、新聞等實驗性課程，並於國語日報撰文『媒體觀察家』（隔週一生活版），教導學童認識有關媒體素養的議題。然而，在研究者進行媒體素養教育的推廣過程中，雖常感受到它對學童的重要性，但受限於國內現今媒體素養教育並未有明確的課程地位，及未有一套系統性的課程實施能力依準，因而常需自行規劃，獨立尋求各方資源，產生實踐課程時的現實無力感，再加上課程實施面向常受限於課程時間與自我專長，並無法促成學生多元面向學習，因而想透過此研究，針對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脈絡進行深度探究，並參考國外之實踐能力指標規劃，結合研究者本身所學及實務經驗，探求媒體素養教育所欲涵蓋內涵面向與能力依準，替國內媒體素養教育盡一份心意，成爲此研究之最大動力與使命。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爲了能設計出真正符合台灣現況與需求的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研究者先透過專家學者之媒體素養核心概念分析，以釐清課程目標之核心能力，再參考國外（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早已將媒體素養教育納入正式課程所發展的能力指標，試圖從中分析歸納，並考量國內媒體素養教育發展環境下，建構出一套適合國內發展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以提供國內發展系統性、階段性、整體性的媒體素養教育教材之依據。

所以，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 1、分析媒體素養教育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內涵。
- 2、分析能力指標的基本概念。
- 3、分析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
- 4、建構適宜我國國小的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

爲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回答下列待答問題：

- 1、媒體素養教育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內涵爲何？
- 2、能力指標的基本概念爲何？
- 3、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等國發展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內涵爲何？
- 4、我國國內目前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現況？
- 5、如何依據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概念，在參考國內發展現狀與國外媒體素養教育之能力指標，建構出我國國小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
- 6、透過相關領域專家的檢視後，建構出的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其重要性如何？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 壹、研究方法

爲求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之建構適切性，故採用模糊德爾菲技術法（Fuzzy Delphi），以求指標建構之重要性依準。以下則簡述說明，並於本研究之第四章詳加介紹。

##### 一、模糊德爾菲技術法：

在建構一個完整實用性的能力指標，除了需依據課程內容意涵與課程需要，規劃出脈絡性地、系統性的指標條列，重要的是，是需要尋求專家學者的鑑定，以容納更多意見與協調共識。因此本研究透過模糊德爾菲術尋求專家效度，其參與模糊德爾菲專家的成員，試圖涵蓋媒體專家、媒體教育專家、課程專家、現場實務教師、民間參與機構等相關領域的權威者，是一種爲改善面對面會議溝通的缺失，而發展出以團體決策的力量來解決問題的技術。

而德爾菲術是透過一連串回饋性的問卷調查，整合相關領域專家之專業知識與經驗，目的在徵詢多元的態度與意見，比較各專家學者觀點的異同，最後建立對問題的一致看法，以做爲未來規劃、決策、實施以及評量之依據。然而，在德爾菲術獨立運用時，常會因專家意見收斂的效果不大，導致需要增加調查的次數來得到較佳的結果，因此所需的成本必增加，且耗費時間。此外，德爾菲術是以平均數作爲篩選評估準則的依據，在統計上易受極端值之影響，而造成扭曲專家原意的狀況發生(張毓敏，2005)。

在模糊理論被發展後，便有學者嘗試將模糊的概念導入「德爾菲術」，傳統科學以排除研究對象的模糊性爲前提，而模糊理論則承認研究對象的模糊性，模糊理論應用在語意的測量上，其方式常用模糊數表示，捨棄舊有的平均數算法而改採用幾何平均數加以計算，以避免在統計上受極端值影響的情形發生，如此可使評估準則的選取效果更加。

##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架構，所擬定之研究流程如圖 1-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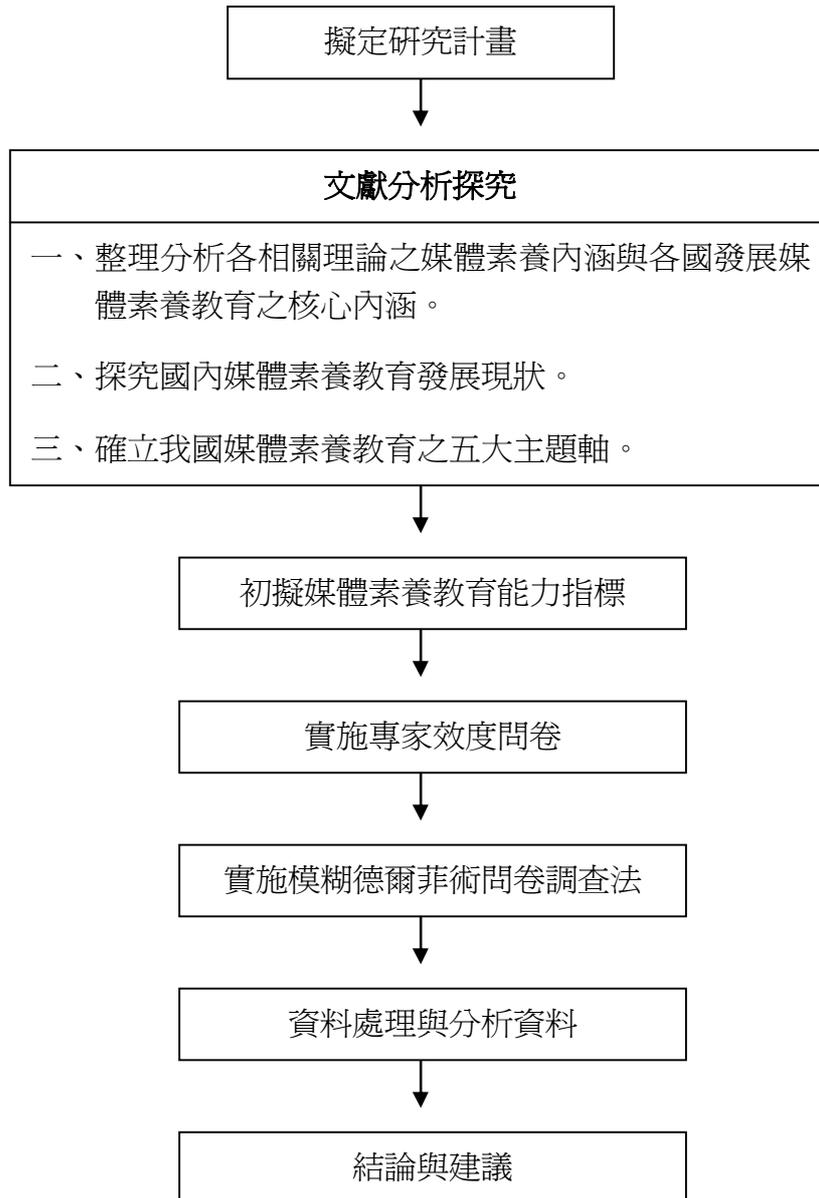


圖 1-1-1 本研究架構圖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建立國內之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試圖解決國內目前在媒體素養教育推廣上困境，讓課程教材在研發前先以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作為規劃依準。因此，透過對媒體素養教育核心內涵的探究，尋求能力依準之面向與階段性之學習目標，但礙於現狀媒體素養教育並無明確的課程地位，所以，本研究是以假定媒體素養教育為一單獨學科，似現有九年一貫課程中六大議題方式，依此為前提擬定出所需之能力指標，做為本研究的始點。

由於國內並未正式開始實施媒體素養教育，所以，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關於媒體素養教育之內涵意義，及分析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之實例，大部分會採用國外相關學者論述與研究，再配合國內現況分析，以建構出完整的能力指標。另外，在透過 Fuzzy Delphi 以尋求專家共識的過程中，會邀請媒體專家、課程專家、媒體教育專家、現場實務教師、民間推動組織等共同來審定修改此能力指標，以探求指標之重要性。

### 貳、名詞釋義

#### 一、媒體素養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亦有學者稱為「媒體識讀」（朱其慧，2000）。但國內最早推動相關運動者之一的吳翠珍認為，由於「識讀」兩字來自平面媒體領域，且過於強調「讀、聽、說、寫」等能力，其意涵已經不足以涵蓋 Media Literacy 中有關 critical thinking 能力等意義，因此採用「素養」兩字為中文譯名（張毅民，2001）。

媒體素養教育是指培養學生具備有能力去近用（access）、分析（analysis）、評估（evaluate）各種媒體訊息，並達成溝通（communicate）之目的。而一個具備媒體素養的公民，不論是在平面媒體、電子媒體、新科技媒體，都能加以解讀

(decode) 符號、評估訊息、分析訊息內涵與產製文本，以表達思想、傳遞訊息 (Rubin, 1998)。本研究所指之媒體素養教育即是以能實踐媒體素養核心內涵的課程。在現狀下，它並無正式課程地位，依據教育部於民國九十一年所頒布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提及，欲規劃國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課程，以納入九年一貫重大議題，融入各科教學與彈性課程時間的方式實施(教育部，2002)。

## 二、能力指標 (competence standards)

能力指標是陳述學生在經歷一個學習階段的學習之後，所應具備的學習結果。陳新轉(2004)認為「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目標，乃是指示某種能力表現應有的內涵與水準的命題，因此應該從「能力」的角度來思考學生的學習成效，將焦點投向「培養能力」、「激發能力表徵」。

「能力指標」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出來的一個新詞彙，九年一貫課程爲了培養國民具備基本的的能力，將學習活動分爲七大領域，參照各學習領域之知識結構及學習心理之連續發展原則，將各學習領域分成數個階段，而每一階段皆透過課程目標能力的轉化形成指標，用以將能力具像化，讓教學的效果以學生呈現的能力來判定，促使教學者不僅進行知識的教學，也要讓學生習得能力。

本研究所建構的媒體素養教育能力指標即是依「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對能力指標的界定，將媒體素養教育內涵按學習能力分階段，每一階段皆透過能力目標的轉化形成具體指標。